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陕西出版资金精品项目

SHI SHUO ZHONGGUO

薛保勤
李浩
主编

推荐
名家

诗

说

中

国

那罗
著
家国情卷

家国情怀



卷外情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诗 说 中 国

家国卷

家国情怀

薛保勤
李浩

主编

那罗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WX17N11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国情怀：家国卷/那罗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8.1

(诗说中国/薛保勤，李浩主编)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ISBN 978-7-5613-9600-1

I. ①家… II. ①那…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欣赏—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3334号

家国情怀 JIA GUO QINGHUAI

那 罗 著

出版策划 刘东风 张 炜 王勇安

执行编辑 郭永新 焦 凌 姚蓓蕾

责任编辑 郝宇变

责任校对 王奉文

美术编辑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9600-1

定 价 54.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 85303879

编委会

主任：薛保勤 李浩

副主任：刘东风 郭永新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勇安 王潇然 毛晓雯 刘蟾 刘炜评

江璐 那罗 杜爱民 李屹亚 杨恩成

沈奇 张炜 张雄 张志春 高彦平

曹雅欣 董雁 储兆文

审稿：杨恩成 费秉勋 魏耕源 阎琦

《诗说中国》是说诗，更是用诗来说中国。

诗是文学皇冠上最璀璨的珍宝。她既是审美意识的语言呈现，也是作家心灵的文学投射，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学术再现。诗是心灵的乐章，是思想的光芒，是人类灵性与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别样”记载。人们通过诗歌抒情言志，状物寄情，歌之舞之，足之蹈之，兴观群怨，从而留下一个民族的吟唱和情感的纯粹表达，也留下了诗与人、诗与世、诗与史、诗歌与审美、诗歌与文明、诗歌与人性的无数关乎人类生存、生活、生命等终极目标的命题。

什么是诗？

诗言志，歌咏言。（《尚书·尧典》）

诗者，吟咏情性也。（严羽《沧浪诗话》）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

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汉

诗是凭着热情活活地传达给人心的真理，是强烈感情的富于想象力的表达方式。（华兹华斯）

诗的境界是情感与意向的契合。（朱光潜《诗论》）

自古以来，关于诗的评说，异彩纷呈，各有千秋，但有一点历代名家不谋而合：诗是人类文明进程忠实而又审美化的记录。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源远流长，浩如烟海，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别具风采、独具魅力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诗香依旧、诗韵依旧、诗心依旧、诗情依旧……几千年的历史变迁，诗歌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张扬生命的璀璨光芒，并没有因为岁月的过往而失去滋润灵魂的审美情愫，并没有因为历史的烟云而暗淡其透视曾经的认知价值，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审视社会的锐利。诗歌对过往的诗意的描述，对未来的诗意的展望，对美好的诗意的神往，对人生的诗意的理解，对生活的诗意的观照，对苦难的诗意的感悟，对家国的诗意的忧思……成为历史长河中丰富的文化资源、丰满的文学资源、丰沛的审美资源；更因其对历史的独特认知，对生命的吟咏礼赞，对人生的感悟反思，对社会的反省批判，滋润灵魂，启迪后来者。所有这些成为我们认知历史、研究历史、审视历史、提炼历史、观照现实、感悟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的重要资源。正是基于此，才有了我们对《诗说中国》这套书的策划。我们编撰这套书没有停留在对一般诗歌作品的选编、鉴赏上，而是以诗说的形式，通过诗歌去认知历史、认知文化、认知人生，从而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另一种样貌。故而，《诗说中国》不是简单的诗的解读、诗的欣赏、诗的体悟，我们的目的是让读者

随着我们的笔触感悟中华大地诗意化的历史、诗意化的人生，感知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精神。

其一，《诗说中国》试图通过诗歌透视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图景，穿越时空，感知历史，认知历史。

《诗说中国》以“诗的眼睛”去探寻，以“诗的视角”去发现。诗是历史洪流中的一个镜像。通过诗歌这面镜子去发现历史，大江东去，潮起潮落，小桥流水，杏花春雨。让诗歌带领读者循着历史的足迹，进行诗意的历史穿越。在诗的维度、诗的空间中，穿越古代中国，与古人对话，与历史交流。政治风云、金戈铁马、亭台楼阁、歌舞升平、水墨丹青、耕读传家、佳肴美饌、人性至情、禅思哲理，一路走来，聆听曾经的低吟浅唱，感受曾经的风起云涌，思考历史的起承转合。品《国风》之情深意婉，恍若看到漫步于田间的古人身影，倾听余韵之声；感乐府之真挚深切，体味汉代朴质厚重的民风民情；赏唐诗之气象万千，体验大唐盛世激昂奋进的脉动勃发；悟宋诗之理思缜密，领略宋代文化的义理深邃；叹明清诗风之多元，体察寻常巷陌的世情百态。

历史已经远去，但诗歌的诗意描述、诗意感怀、诗意顿悟离我们并不远。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可以帮助我们认知“高于”生活前的原生态。无疑，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寻找历史”的文本，回望“生活”，展示“生活”，研究“生活”。遥想历史，古老而神秘，走入诗境，就能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体悟相通的情感，与古人相遇，而有会心之妙。

其二，《诗说中国》试图通过诗歌捕捉文化的点点滴滴，洞悉诗意的文化源流，引领读者品读文化、享受文化。

《诗说中国》从来就有庙堂牵系的政治关怀，也不乏恬淡雅致的乡间野

4 趣，有着鲜明的文化多元特征。《诗说中国》试图带着读者徜徉、浸润于浩瀚的诗海之中，以大文化的宏阔视角走入诗界，观照诗歌所呈现的丰富的文化、斑斓的人生、多彩的体悟，进而感受丰富而多元的世界。诗的文本是开放的，也是别有用心的：或落脚于古代至情，体验古人的闺情婚恋、相思离别、悼亡哀怨；或着眼于礼仪，阐发诗中的宗庙祭祀、婚丧嫁娶、长幼尊卑等政治与生活礼仪；或聚焦于耕读，感受诗中的渔樵耕作与读书之乐；或感觉于饮食，展示诗中的甘醇玉饌，品尝舌尖上的中国味道；或游历于山水，体验诗中的林泉高致、山水情怀；或徜徉于笔墨丹青，在诗的水墨意蕴中感受审美的情致。镜头也观照怀古、行旅、民俗、禅思、乐舞等等，进而提炼生活之美、文艺之趣、哲理之思。

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诗人何为？》一文中讨论荷尔德林的诗歌时指出：“在如此这般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总体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揭示了诗人所担当的文化使命及诗性精神。此种情怀可谓中西相贯，古今相通。《诗说中国》希冀以诗性思维去观照文化中国，进而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

其三，《诗说中国》试图通过诗歌去感知生命，滋润灵魂，在诗的引领下体味诗意化的人生。

我们力求带着情感与温度去阅读诗歌、品味诗意人生，以灵动优雅的散文语言诗意人生，带领读者感悟诗歌的多重表达与审美意蕴，去发现一个个生命的真实。《诗·大序》有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文心雕龙·物色》亦云：“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诗为心声，诗人的时代境遇、心志情怀，形成其对宇宙、自然、人生不同的体悟。每一首诗都寄托着人的生命体验，

或气韵淡远，或游心物化，或天机妙悟，或兴象玲珑，诗的风骨、声律、心像、基调等不同的风格也透射出诗人不同的生命精神与文化心境。我们希望能帮助我们的读者触摸到古代诗人的体温，感受到古人博大的胸怀、飞逸的才华、超迈的精神、熠动的情感，感悟诗中激荡的浩然正气。

诗史也是心史。诗中有人的欲望，有人的追求，有人的思想，有人的观念；诗中也有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阶层的生命体验与精神世界。在诗中体味古人一腔诗心中的一咏而叹幽微心曲，感受其悠然看山的湛然本性。生命的本体经验感悟升华，悠远飞扬，荡涤世俗的尘埃，润泽心灵。我们不必刻意寻求“心灵鸡汤”，从古典诗歌中即可寻求到心灵的慰藉，体悟生命的多彩。当我们品味苏轼诗中的赋性闲远、通脱旷逸之时，心灵的困顿与精神的无依皆可得以释然。诗是“火树银花”的繁华之所，是“红袖添香”的温柔之乡，是无数读者的精神家园。

《诗说中国》不是说诗，而是用诗来说中国。

以诗来说中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浩如烟海的诗中，选什么诗，怎么选，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都需要谋划者的良苦用心和解析者的殚精竭虑。《诗说中国》试图用历史长河中经典诗歌折射的“点”来连接成“线”，用“线”勾勒出“面”，使“点”具有经典性，“线”具有延续性，“面”具有代表性，通过“点”“线”“面”的有机结合，从而再现曾经的中国。

为了体现“点”“线”“面”的经典性、延续性及代表性，我们初步选择了《情寄人生》《明月松间》《耕读传家》《人间有味》《行吟天下》《诗语年节》《家国情怀》《铁马冰河》《乐舞翩跹》九卷，编撰成

6 第一辑，建构起《诗说中国》的多元化框架。每卷图书撰有自序，介绍该卷的写作宗旨及文化流变，给读者绘制出一幅古代社会的诗学地图，让读者随着我们穿越古今。为了便于阅读，文章以散文式的笔法、诗书画结合的形式来呈现。

从2013年年初，我和李浩先生就开始谋划编写事宜，从集体构思到草创动笔，直至今天这套书行将付梓，历时四载，四年始磨一剑，不算长，也不算短，不由令人感喟不已却又欣喜由衷。编写的缘起，更多是出于人文学者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自觉，我们尝试采用一种新的文学观照视角去感知诗歌中的中国，打开一幅幅历史的、文化的、人生的诗语长卷，广邀海内外宿学俊彦一起完成这个任重道远的任务。

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策划与支持，他们以敏锐的眼光捕捉文化的需求，体现出厚重的文化担当；感谢各卷编撰者对古典诗歌与中国的深切感悟及辛勤撰写；感谢审读书稿的几位专家严格把关，确保了书稿质量。大家的共同努力才促成了《诗说中国》的编撰出版。希望读者能于茫茫书海中，搭乘此叶扁舟以认知中国、领略中华魅力。

《诗说中国》是说诗，更是用诗来说中国。让我们以充满诗意的目光来观照历史的中国，观照这创造过辉煌古老文明，观照这而今依然充满诗情画意、春意勃发的中国！

薛保勤
于首阳书院

中国人心目中的“家”与“国”关系密切，几乎到了不分彼此的地步，从语言上就能窥见一斑——“家”可以用来指国家朝廷，譬如金朝赵秉文《代州书事》诗：“汉家战伐云千里，唐季英雄土一丘。”汉家就是汉朝。张衡的《东京赋》也说：“且高既受建家，造我区夏矣。”讲的就是汉高祖受命建国的故事。而反过来，“国”也可以指家乡故土，譬如唐代曹邴的《送郑谷归宜春》诗说：“无成归故国，上马亦高歌。”前蜀李珣的《河传》词也说：“愁肠岂异丁香结？因离别，故国音书绝。”所谓的“故国”就是故乡。

正如清代李渔在《奈何天·助边》里说的“家国虽殊道自均”，人们传统观念中的“家”和“国”，绝不是两个无关的实体。我们从古人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箴言里，就能看出中间的递进关系。从一家类推到一国，能够使家庭和睦的人，才有能力治理国家政事，就像《诗·大雅·思齐》里咏唱的一样，“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君子先

成为妻子、兄弟的表率，然后才足以治理国家，孟子说，这就是“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孟子·梁惠王上》），从一己之身推及一家，再到天下四海，就像《尚书》中说的：“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而治国的最高理想，也要从一国落实到一家：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最理想的“大同”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和乐之家的放大——人们彼此像亲人一样相互扶持，没有遗弃，没有阴谋算计，行走天下，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逍遥自在。

这一种家国观念也反映在古人的文艺观念里。《礼记·乐记》中记载了一段子夏与魏文侯的对话，子夏理想中的“雅乐”，是“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家国情怀是古代诗歌曲赋的重要内容。人自出生始，就受到家庭的哺育庇佑，在成长当中，又逐渐从历史和现实中构筑起对国家和天下的理解。各人的人生遭际可能天差地别，然而对于家国的责任永远像一根坚韧的纽带，维系着这种绵延千载的情怀——生逢盛世的人，或是从天伦团圆中享受温馨，或是想要把这种美满推及天下人，于是有了澄清宇内、奋发有为的壮志；而不幸生于乱世的人，经历过“国破家亡”的惨痛，也从

一己一家的遭遇中生出对国家、对天下的责任感，从而投身挽救国运、解民倒悬的事业中。

正所谓“烈士之爱国也如家”（葛洪《抱朴子·广譬》），几千年诗中的家国情怀，种种爱与痛、笑与泪，足可以光图丽史，而其中复杂的因缘、微妙的情致，又极为婉转多变，非细读深思不能尽察。笔者才识浅陋，面对数千年诗歌传统沉积下的种种瑰宝，所能阅读摘录、展现给读者的，实在不足全貌之万一。行文粗糙谬误之处，还待诸位不吝赐教。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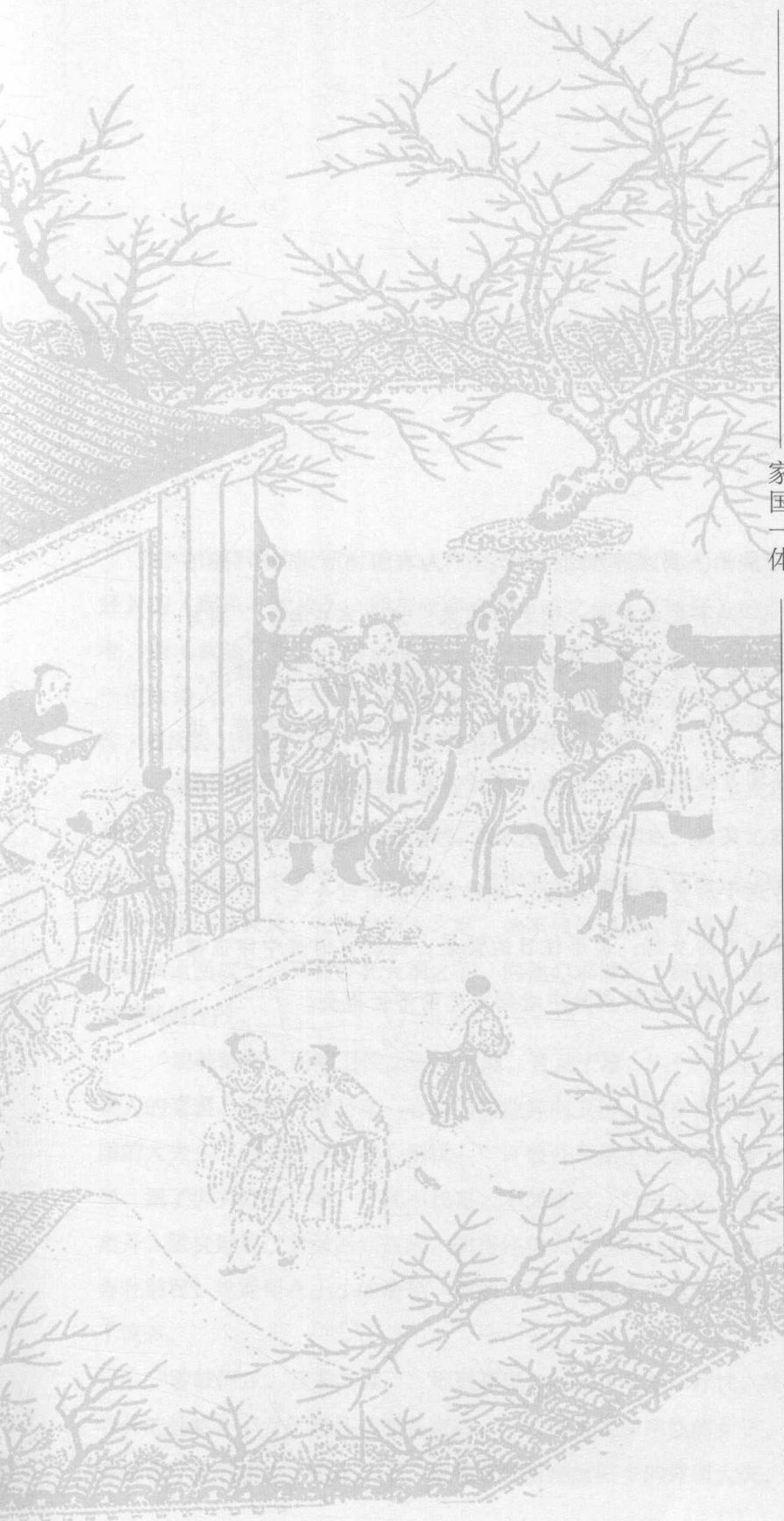
I

平生家国萦怀抱.....	I
家国一体	
苟利国家生死以.....	27
社稷之思	
明月何时照我还.....	59
故园之思	
葵藿倾太阳.....	87
忠君报国	
忆昔开元全盛日.....	115
国祚兴衰	
国破山河在.....	161
黍离之悲	
哀故都之日远.....	187
去国怀乡	
何处望神州.....	213
体国经野	

平生家国萦怀抱

家国一体

I



《孟子·离娄章句上》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国与家，不仅是安身立命的去处，更是所有信仰与眷恋的源头。从《诗经》和《离骚》的时代起，对家国的热望便浸满了诗行。家国是他们脚印的起点，是诗人在渐行渐远中不住回望的地方，又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之后永远失落的部分。当诗人游走于历史和现实之间，看到家国的前世今生，也会生出一种历史的乡愁：追思往日的繁荣，从历史旧迹中印证循环的因果，从夙昔的典集中看到自己的济世抱负。

在中国诗歌的发源时代，这种家国情怀就展现过灼灼的光华。如《诗经》的《邶风·载驰》，即有颇多可圈可点之处。《诗经》的作者多不可考，但《载驰》则是个幸运的例外，它的作者许穆夫人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位女诗人。许穆夫人是卫宣姜的女儿、许国国君穆公的妻子。查考《左传·鲁闵公二年》，我们可以得知这首诗的背景：

公元前660年，狄人攻卫，大败卫军于荥泽，杀卫懿公。卫人在宋桓公的帮助下，在漕邑拥立卫戴公为国君。第二年，戴公病逝，其弟文公继位。这个时候，卫国外患未平，新君初立，其中的复杂凶险可想而知。许穆夫人是卫文公的同母妹妹，在国难当头之际，她不顾许国君臣的阻挠，驾着飞驰的马车欲返回故土，又奔走在大国之间，向他们求援。《载驰》就是她返回漕邑期间创作的。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开篇写的是许穆夫人的遭遇。她驱赶着马车、心急如焚地奔向卫国，却在漕邑遇到了来自许国的大夫：“大夫跋涉，我心则忧。”许穆公显然不愿意妻子参与卫国的乱局，派了大夫来阻拦她。“既不我嘉，不能旋反。”夫家的许国指责她擅自离开，阻挠她渡过黄河回到故国，使得许穆夫人既不甘心半途而返，又无法奔赴前程，她滞留在小小的漕邑，想到父母的国家正在遭受苦难，内心填满了愤懑。

“陟彼阿丘，言采其蕝。”她登高望乡，采贝母草以疗忧，终不能解开心头的郁结；“女子善怀，亦各有行。”即便是柔弱感性的女子，也有她要拼命守护的故土，相比之下，眼前这些阻挠她归乡的许国大夫，又是多么